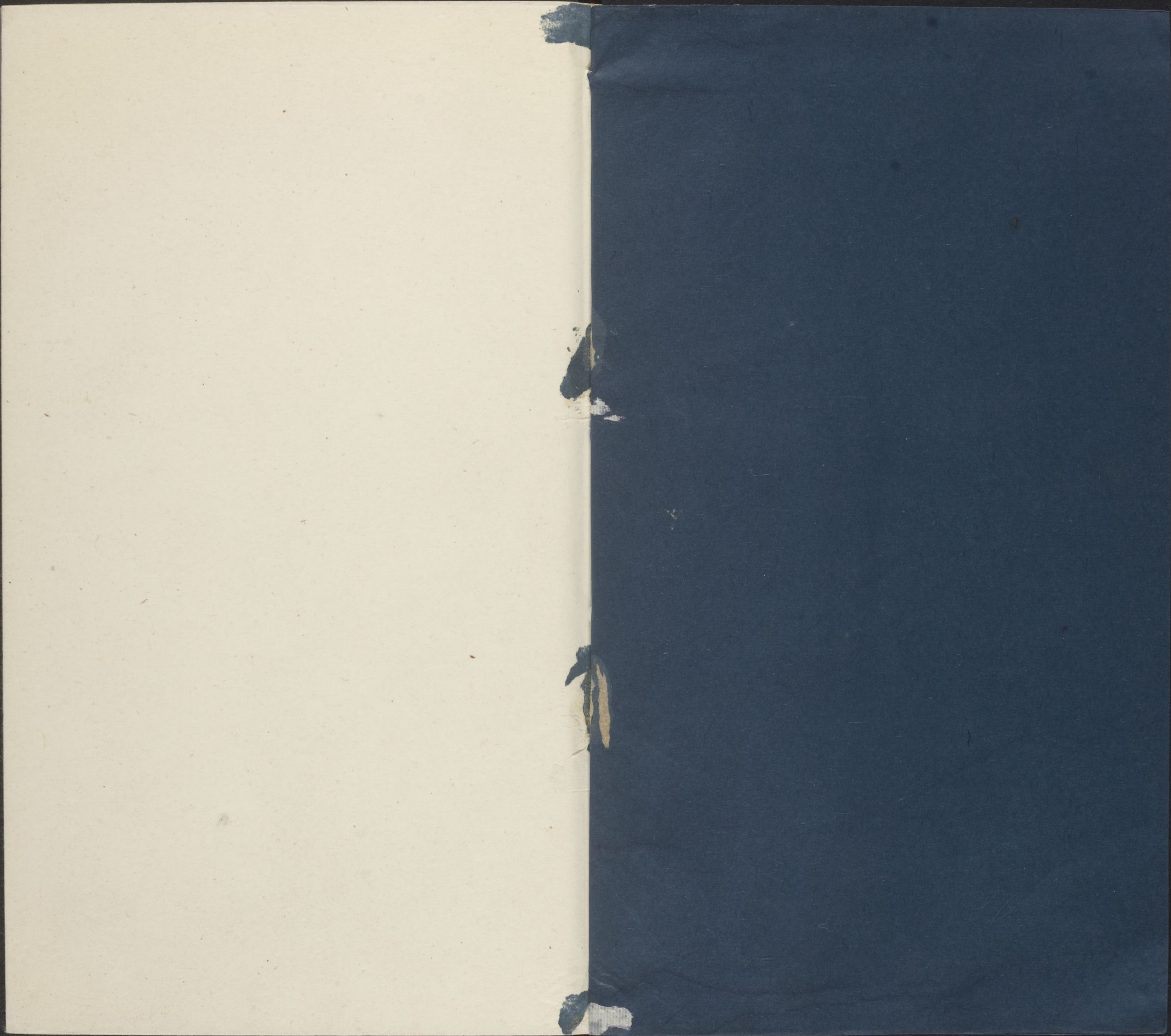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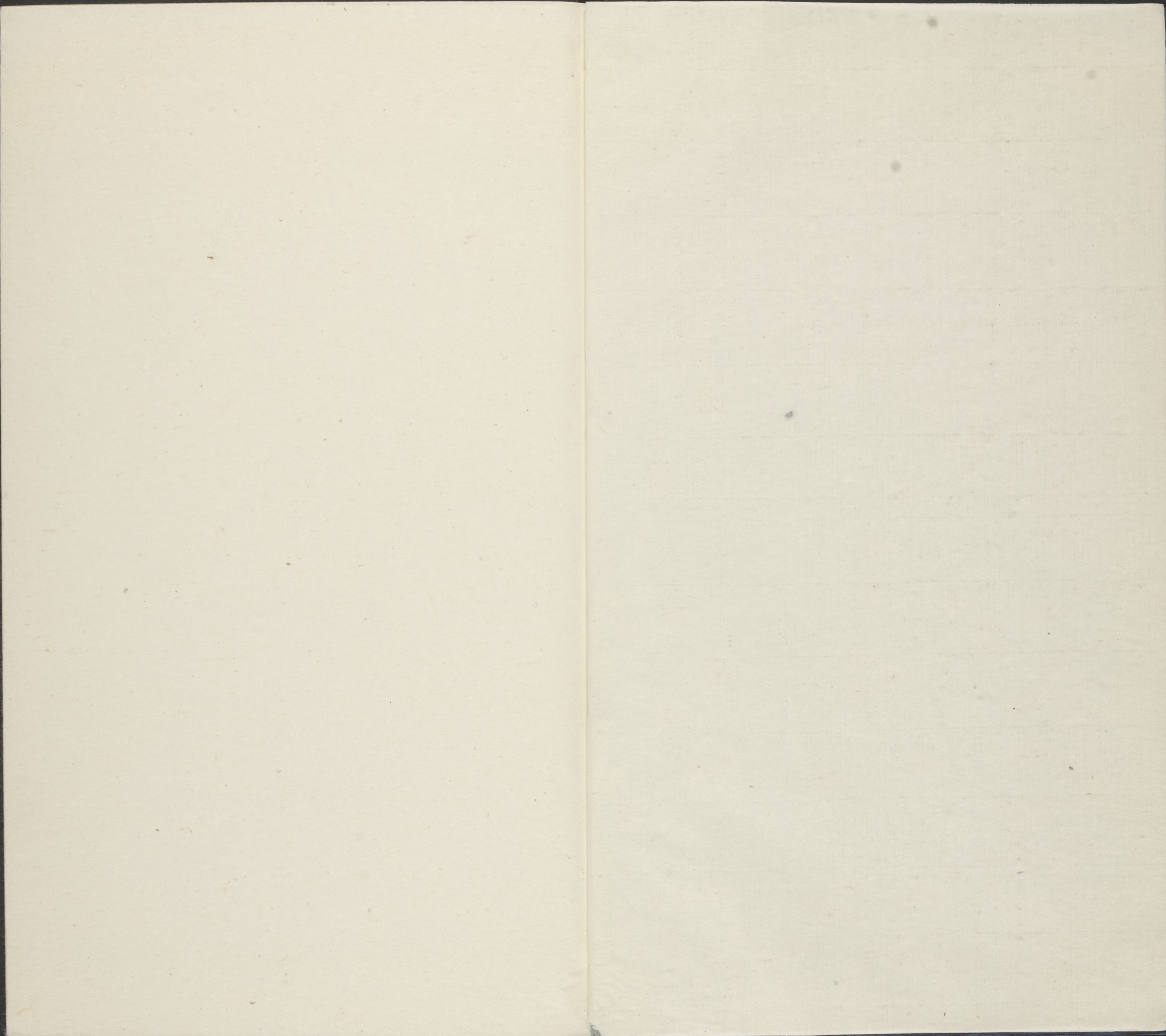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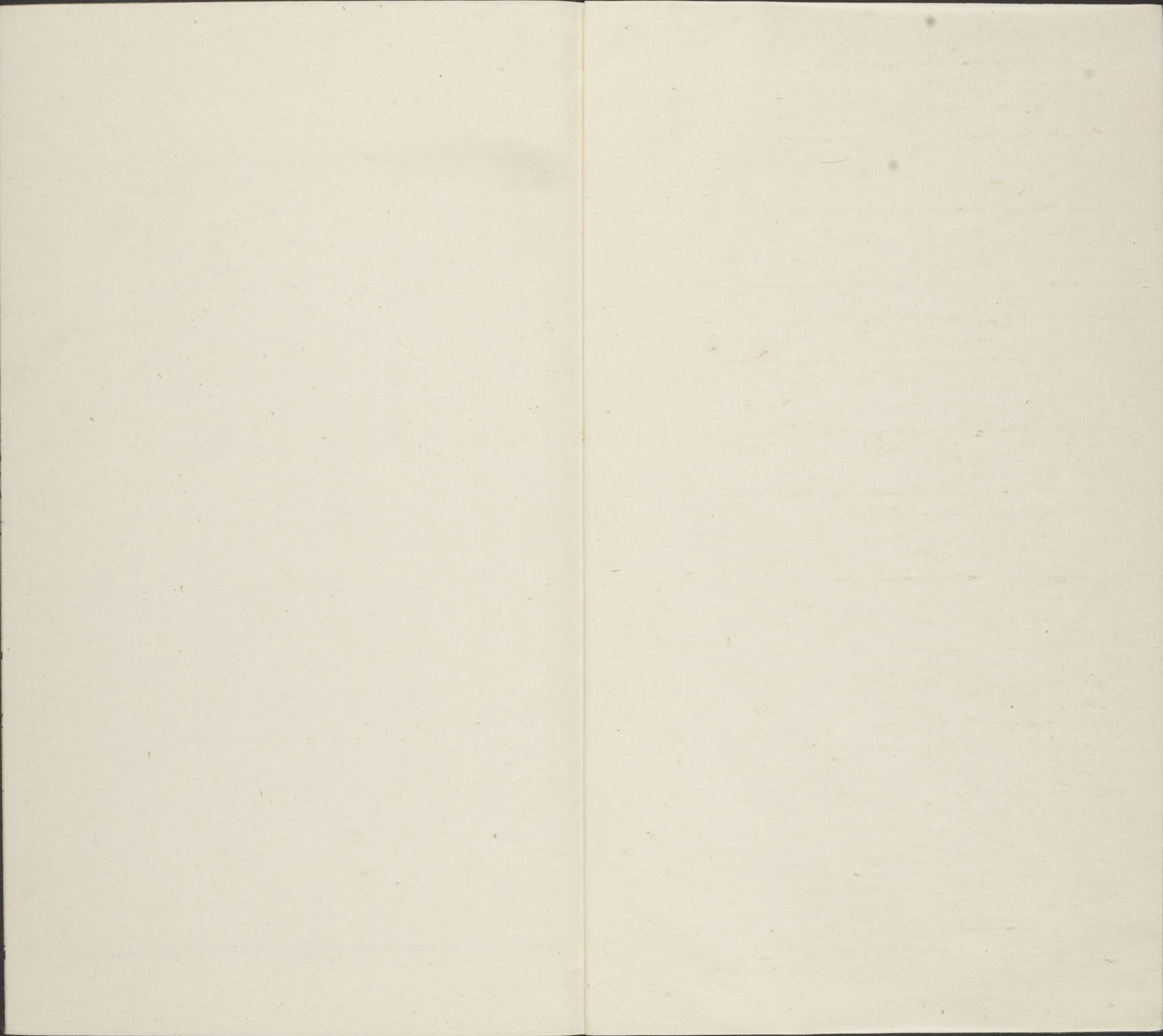


T3134/5062.83

1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39

東明縣志卷之八下 藝文志

傳

嘉祥令董君傳

穆太公信卿傳

大司馬東泉石公傳

大同司理董長公傳

五官殉難傳

三孝廉傳

劉中丞公小傳

壽光令袁公傳

陳公守城傳
李公平閩傳

巢令段公傳

中允袁公傳

廣文尚公傳

武邑司訓張君傳

馮貞節傳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景節婦傳

劉太孺人傳

孫節婦傳

景節婦傳

張氏未婚守節

列女邱氏碑文

房節婦傳
曹烈女傳

童列婦傳

銘啟雜文

陳留索昏上里社銘

謝修下忠貞墓啟

祈雨祭河伯文

得雨謝河伯文

連登橋落成祭文

初祭虬蜡廟文

再祭螺羸大將文

詳

請蠲柳束文

稟揭二道

本府看語

本道看詳

嘉祥令董君傳

明石星 進士本邑人

董錦字君衣邑人中嘉靖甲午鄉試錦性古朴接人無
 大小一于誠平居訥訥言不出口然其中果毅明斷論
 事能持大體善事繼井以純孝聞而讓田產于異井弟
 尤人所難有事于一邑利病者輒請于邑尹典革之會
 尹樊嘗有馬政不便于民錦令門弟子持刺請更返至
 再樊怒責其門弟子錦請益急竟得更省可千餘金及
 仕為東阿尹阿居水陸衝稱繁劇難治錦治之不遺餘
 力時有中貴進上用服者扛可百餘索夫役急甚躬至

東明縣志 卷之八下
邑廷阿責錦錦曰上用服詎如此多哉呼衆欲檢視中
貴懼棄去遺其扛之半于阿續以他夫役轉之而去未
幾復有時相嚴嵩義子趙文華者以兵部侍郎奉上命
征倭得專生殺州縣吏侯謁者夾戈戟而入伏庭下莫
敢仰視人人股栗而所至費可數千金錦獨謁見如他
過客夫役供給常數之外無加焉文華怒圖以軍法從
事然廉其宦迹清苦重違公論而一時阿之父兄恐緣
此懼大罪相與出夫數百名馬數百匹代助其役文華
迺釋之居阿三年以憂去去之日士民號泣追隨餽遺
數千金錦悉却僅受其奠而已服闋補嘉祥令祥與阿
俱山東邑而祥尤疲敝糧稅積逋錦爲出前東阿時所
積俸金三百兩代完之治理以漸就緒而忽以疲卒于
官祥父老如喪考妣邑爲罷市爲祠祀之先是東阿民
亦有祠併去思碑以載其行事云

營城出給事百死中至爲嚮即舍僦費猶不能前太公
聞之具裝齎重繭赴難至則相持大慟呼工部投紱同
車而是時且冊東宮或止盍昏封典太公瞿然曰我在
也石家翁不賜冠岱遊哉且不令石郎裹瘡往而吾受
封于是太公高誼籍籍紳間而文熙尋用推轂起郎
禮部封太公如其官亡何遷尙璽丞改吏部坐護言事
者越格有所左右調副按察謝病免歸太公迥然相勞
苦曰自若冠進賢吾不敢有若七尺材則天損不材則
人損今且處于材不材之間得謝事丘中幸矣里居習

神農計倪書預占旱穰哀羨以觀萬貨之情所孳藝盈
縮奇中家僮千指皆有手技作榮太公朝而部署某田
某賈隨所能陳椽其間故致生累千金齎用益饒嘉靖
十五年薦饑民拾橡粟或刈榆柳以食太公使憲副君
詣郡輸賑千金所全活甚衆部使者聞于朝下所司題
轂楔旌其里明年三輔旱益甚江南北水關中人相食
縣官傾廩餽餓人無以贍太公寢疾強起語憲副吾前
助糴事極淺鮮至厘天子旌列是以我幟義也爲德不
卒義于何有第勉之憲副君頓首日謹受教于是在再括

千金予東明令助給貧民還報稱善一似有媮快者睡
漸下聞家人哭聲復張目笑曰而翁將決贅病寢巨室
胡噉噉而溷我爲遂瞑太公爲人倜儻多聞結客自烹
凡田更林叟畸人敖士詞客劍俠至則躡履迎門揮塵
談笑呼盧浮白務盡其懽人人自以爲親已尤好奕奕
士從遠方來手談徹晝夜不倦卒無衡壘嘗以奕譬古
今成敗而謂夫差輕智伯驕孫林父持子不定卒致覆
敗惟子房少伯庶幾稱國能焉故其任俠足智似子房
積而能散如少伯所嗜進乎枝矣公內行修潔居常無

奇麗芬華之奉飯客不過筭器嘗自言曰廣蒔花不如
多藝麻高亭臺不如籬草萊種木榭不如播葵菽鄉閭
傳以爲裏言性好行田間時從欵段行三十餘里農人
拜馬首驪呼勸諸田畷任諸僕佃賈能使僕各自饒而
盡其力歲時奉牛酒吹竽擊缶饗家大人爲一醉罷之
衍衍如也公貌不踰中人而精神挺勁音吐如鐘常伉
健亡恙晚病踈盤時凭兩豎或昇小藍輿遊室中笑曰
天佚支離矣復何求哉先屬續數日勅家人布席起謝
在三已復就第陽陽如平常不留連子女爲訣其了達

生死如此卒時得壽八十邑人傾市哭之庭不能容多望闕一號而退

黃洪憲曰史稱卜太傅微時輸財助邊入粟佐歲既貴乃請罷鹽鐵舟車何後先之柄鑿也穆太公仁心爲質引義忼慨至死猶輸財佐縣官終素封爲名乎爲官乎乃其讀書好古持文墨議論又賢于大傳遠矣

大司馬東泉石公傳

明鄒元標進士江西吉水人

大司馬石公名星字拱辰號東泉直隸東明人也曾祖祖父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先是母燕夫人夢大星投懷而公生長而儀狀魁岸望之若神人然性沉毅篤實弱冠起家進士官行人穆廟改元授吏科給事中疏六事曰保聖躬講聖學勤視朝速命允廣聽納察讒諂時閹勝祥爲蠱公疏其奸狀忤旨廷杖六十祥爲監公復詈之祥怒杖益厲以故濱死者數友人穆銓部護持得不死是時里中紛傳

公已斃杖下元配鄭聞之觸柱死當道欲以烈聞公曰不可主恩未死臣而吾妻死夫誤耳竟未以聞比數年上登極詔起原官晉尚寶少卿由廷尉卿轉南太僕寺卿時江陵陰忌爭臣在廷公遂歸江陵坳公起罔卿陞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晉副都兵部侍郎工部戶部尚書飭綱提紀推賢解網士民有陰被其澤而不知者適邊疆多事改兵部尚書以功廕一子官生忽寧夏變起一時薊鎮晉豫告脫巾者踵至公勅諸司曰噉賊殺一撫臣憲使其故不小此而不聲罪以討是無國法諸弄兵

者姑次第平于是竭日夜力如總督如撫臣如監軍大將偏裨將以下皆極一時選又疏遏教道俾不得逞疏請決灌城疏加餉數十萬計無不周而日夜望滅賊報不至心血爲枯乃手疏跪門泣云賊未授首緣諸將觀望畏縮以總督權輕願陛下賜劔督臣魏學曾十日不捷先斬臣頭以明欺罔上感動竟賜劔十日捷報果至上大嘉悅進太子太保賜銀幣世襲錦衣正千戶諸弄兵者亦漸平計後先斬獲三千餘級加少保賜銀幣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當寧夏未克時朝鮮復告日本擁

倭衆數萬薄城下陷七道擄其王子公念曰啾賊未擒
東西顧兩難乃先遣人入平壤陳利害禍福兼行間以
緩其兵旋授計宋經畧應昌李提督如松以兵三萬往
兩人至平壤以捷聞而苦餉不繼疾疫繁興應昌及鎮
臣首言許封貢便公初意謂此小醜不一大創狡益不
可制念非數十萬金不可問計司農知所在若洗乃幡
然曰吾幾誤吾君父事夫委金錢數十萬投之東裔勝
負不可知而中國膏脂竭矣會小西飛亦上書闕下請
封語甚恭密與政府姑議許封陷之以沈惟敬爲諜惟

敬嘉興人公方深念客有說者曰封貢所諱言寧主戰
便勝則功不勝亦無後害縣官金錢及勁兵可量數無
聽細人言便公柰何智不出此非所以爲身名計也公
曰老臣受國厚恩頂踵不知所出吾非不欲膏唇吻諧
觀場之口處不敗之地顧東南民力竭矣身名非老臣
所知也客慚而退惟敬至倭倭亦遣小西飛報命而蜚
語日聞上詔廷議有言封貢不便者有言許封不許貢
者有言惟敬市井無賴不且誤聽者言人人殊獨撫臣
顧公養謙疏封貢纏纒千餘言顧通州人爽達多知畧

以邊才聞內閣復計曰撫臣親履行間言甚辨宜聽公與倭遂定約曰許若貢其無以一矢一卒遺釜山不聽約惟戰耳遂決策遣使奉璽書往而使臣李宗城望倭壘驚而走朝鮮復生事端倭遂有昇志人遂偏謫公矣上亦投杼置公於理妻子戍瘴鄉客復有說者曰主斯議者諸疏可覆脫有功乃公獨當乎宜聲衆議可無獨坐公曰以星謀國不效死卽死吾終不以一詞飾我罪聞者義而壯之越月上政府書云星至愚陋仰承皇上付託之重當此島寇猖狂屬國顛危之日而又值府庫

空虛糧運艱難之時則夫假天威震懾海邦借羈縻保全屬國令中外晏然神京永固卽使意外有警以我休息士馬積餘芻餉因之消外侮以奠宗社此罪愚報皇上職分甘九死以不移者何意封事垂成朝鮮生釁清正復來釜倭未解重貽宵旰之憂大動遠近之役語曰主憂臣辱今聖主憂矣星何敢愛死不以報君父乎故自入獄以來囚徒爲伍夕死爲期甚至九歲幼兒遠戍烟瘴人非木石能不動心而猶苟活至今不少怨尤者竊欲借疎愚獲罪之迹揚東往秉鉞之心假廟堂震怒

之威懾遠人觀望之膽則不佞雖在獄猶之乎在官也
前局未結後效可圖生而不屬爲人死而尙可爲鬼昔
比干剖心匡時甯俞甘愚成事星固匪倫意亦竊附頃
見報章青正幾擒救兵獲免然魄落糧匱似可收拾倘
乘我兵戰勝行長聽命密運機宜使朝鮮修好消費日
本休兵歸島戍師量減省費此皆今日易事惟相國圖
之於時論功行賞首及當事而罪愚或得比吐蕃劫盟
張延賞永落編氓或得比寧夏削平魏總督放釋歸里
遠比王劉兩司馬白頭乘障故事此罪人之幸然不敢

必也若夫十歲孤兒一恩未霑永戍不還罪人不拏竊
望聖恩惟相國是念至於諸旁觀者未亮不肖處東西
多事無米難炊之時以誤國罪名見遺星萬死不辭祇
足見今日當事者之苦心開後來任事者模稜之路耳
臨書悚息子讀其詞悲之夫日與死隣乾坤何等時猶
諄諄欲密運機宜以結前局使朝鮮修好消費日本休
兵歸島公之志報國豈以死生變故動心哉公居官甚
廉爲南太僕時貯羨金二千故事以充交際或歸私橐
公封識以去兵部總兵陳璘以奇物獻麾不去特疏參

之戶部有解金而穴以銅者可數十金兩侍郎請公窮
治之公曰不可奈株連者何代之償衆皆悅服公自爲
諸生時夢入一廟禮之甚恭問之曰岳武穆也命公卜
不當叱責六十後禮公如初覺猶慄慄汗下公之生與
詔獄豈偶然哉公自入獄惟日望朝鮮報乃偶疾知不
起遂手書寄子曰我以迂愚至爾子毋坐蠻烟風雨中
良苦初意猶望解網得教爾躬耕讀世世不忘聖恩顧
眎丘隴今已矣生前無以遺爾沒猶使爾厓北顧憂言
及至此今死猶晚爾善自保護我才短識淺任重福過

無所逃罪至於欺君萬死不敢今上神明仁慈必鑒之
不使爾母子流離異鄉也且我而在士大夫彼此相軋
借我開釁今我已歸大化夫豈無有心人憐我迂愚念
爾飄零與家門凋落者爾善自保護書成未幾卒檢箒
中有詩云模稜非我願報國是生平北關夢魂逸天王
自聖明秘不傳時已亥九月初七日公子茂恩在粵西
依毋袁月明中忽雷雨昏迷一大星自東北墜地閣閣
有聲噫恠哉經紀後事同邑李侍御思孝韓駕部魏而
田司馬樂王司馬世楊温大中丞純皆痛哭失聲旁觀

者人爲雪涕所著有奏疏詩文若干卷

論曰石司馬歷事三朝四十年諤諤蹇蹇削平寧夏
勞苦功高矣乃以與國禍連憂深兵食至欲以一使
勝百萬兵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身膏園土妻子戍瘴
鄉世謂公愚然又謂愚不可及彼巧爲騎牆者勝受
上賞不勝亦無後禍醒齷者能之公爲之乎顧行長
青正返也戰之力哉秀吉死倭去朝鮮存皆天也非
人力也公心自苦聖恩自寬豈弟君子宜有同心焉

明大同司理董長公傳

辛廣息

進士本邑人

公諱三齊字表渤別號膺賜祖嗣泉先生以鄉薦仕至
滇南臨安郡守端重清慎出處一轍洎贈翁養素先生
餼於庠文章行誼雅重一時公生穎秀絕倫日記誦數
千言與仲弟並受業贈翁以毛詩授公以春秋授仲子
數援引古今忠佞故實以示法戒公爲文以正大冠冕
爲宗每試輒傾流輩崇禎庚午偕仲弟同登賢書性純
孝事父母未嘗疾言遽色問安視寢雖嚴冰凜暑弗少
懈憶乙丑學使較士郡中諸生鱗集夜半扣戶聲甚急

趙啟視得毋病家報公倉皇燃火促裴諸同人慰止之
曰聞君太孺人善飯卽偶恙當勿藥何遽旋假令且夕
試君豈有術縮地乎公泣曰功名豈重生我者哉遄馳
歸贈翁病晝夜侍榻前浣臉拭穢衣不解帶者旬餘贈
翁歿公躃踊哀痛柴毀骨立幾滅性與弟二人同居事
毋無別爨亦無私蓄事叔父如父撫族子弟如子弟其
天性友愛如此居恒留心內典每著戒殺文以警世爲
人坦易和平與鄉人居不知其貴人也卽市井負販未
嘗不折節禮下之然介不可奪少年負才者喜放言譁

論當公前則捫舌而退嘗手書一聯曰心術不得罪于
天地言行留好樣于兒孫以自箴並示子弟庚辰歲大
歉粥餽餓者每日集數百人公竭橐賑之無吝色全活
甚衆盜起焚人廬舍延公庄見積薪爭率其黨徒之曰
迺公家世忠厚吾儕安忍火其居違天道哉以故公兩
庄巋然獨存公偕計吏三上春官不第惻然曰毋老矣
吾爲人子不及時分升斗糈以供菽水縱甲第可待如
歲月難留何且丈夫策名事人何職不可自盡顧豎立
何如耳謁選司理大同奉毋往抵官明口有所市易胥

吏循舊例以官價進公正色曰焉有冠進賢而攫取市
貨以徇已私者乎若教我禦人國門耳重笞之禁官價
無復用平反冤獄以數百計欽犯賀奎光等數十案屢
以輕擬駁審公執議不撓曰法如是足矣若求多焉是
深文也吾一日在官此囚決不抵誣卒如公議轆轤會
首李文才等軟血謀不軌公單騎覘賊廉其狀撲滅之
時晉督以軍旅倥偬疏公監紀稽核功罪無不人人厭
服經歷史誤忤當事意旨摘其靈丘修城侵冒官物坐
以辟屬公讞公心知其冤力白得末減事已誤德公以

多金寘魚腹爲壽公曰爾以暮夜溷乃公耶叱去之鎮
將張有罪當對簿具貂參爲太孺人壽公曰吾不以盜
泉飲吾毋也扑其使返之諭如法俸滿階授文林郎父
暨毋贈封如其官是時膺內召旦夕當侍從會甲申變
逆關李自成舉全晉長驅入雲中公與撫院衛議堅壁
清野以待援師且區畫城守狀甚悉衛公喜曰時勢已
危得子殊疆人意頃之鎮兵懾賊先聲鼓譟迎賊城陷
公度不可爲遽投繯先是李賊入晉時來訪循吏得公
名卽注意至是聞公且死馳至急救之曰吾知爾好官

從我無慮不富貴何自苦公髮指眦裂厲聲曰我大明
臣子恨不寸磔爾食爾肉豈肯從爾作賊耶速殺我不
然我且殺爾賊笑曰痴人以性命戲耶公罵不絕口曰
二祖列宗神靈在天豈容爾賊縱橫爾死且不旋踵矣
勿污我賊知不爲用獄公榜掠脩至公卧地絕食時季
弟相隨在官冒死入省公泣執其手曰吾千里奉毋本
圖榮養不意事竟至此天乎吾斷不屈賊求苟活汝當
奉老毋歸里與仲兄善事之終毋餘年勿以我過傷吾
雖死猶生也強起復仆東向叩首曰臣生不能報陛下
敢愛其死又南向稽首曰養毋不終兒且爲千古罪人
矣遂扼吭而死痛哉死之日大同士民號哭填衢具棺
殮焉公一于尚垂髫爲賊所虜京師陷遇公一故吏陰
脫之送還官所奉公柩歸葬人以爲忠孝之報云辛推
子曰余以甲申春避亂涉江淮抵吳越秋杪聞公計失
聲破涕久之願余與公交十餘年習知公公之烈烈而
死雖曰天性所得力于學問深矣

五宦殉難傳

國朝辛廣恩 邑人

辛廣恩曰余讀史每當鼎革之際見羣奸得志忠良受戮未嘗不 然淚下也甲申之變一時紳士罹禍者何可勝道而余邑為尤慘余故表而出之俟採風者擇焉

張力字扛侯號湖汾為人忠直忼爽孝弟性生成丁丑進士司理萊郡八覲回會逆闖之變倡議誅偽令有犯衙虎之忌執送賊營不屈遂遇害

劉璧皇字聚五號二西家世儒業以鄉薦筮令即墨著

有循政家居與張力等同誅僞官逢猗虎之變遂遇害
侍郎婦崔氏亦義不受辱投繯死

范春駿字倩美號元度以尚書冠秋闈初令商南政績
茂著調繁崇信會家居協張力劉璧星等誅僞官逢猗
虎之變不屈死之

李允樟字若棟憲副李建和子沉静深居終年罕識其
面任武英殿中書舍人家居同誅僞官被害時憲副先
生側室李氏樟之庶母也亦不甘受辱赴井死

辛廣慈字航海邑庠生余之仲弟也甲申春余避亂南
下時僞令索餉甚急僮僕盡散挺身出窘辱備至僞令
誅猗蠹啣之遂執送賊營不屈與張劉范李諸君子同
遇害嗚呼忠天天日義薄雲霄誓戮力以殺賊甘挺身
而殉難魂遊天上彌馨姓落人間不朽五官真雖死猶
生矣余目擊而心痛之竊附紀實一以昭三代之直道
一以俟闡揚於後賢云

按是舉也明祚旣革故令宵遁僞官王秉純策蹇擁
褐八邑境觀變而猗蠹程抱六等遂以役夫輿馬迎
任一時宵小蜂聚凌鑠士紳殆無復天日矣邑宦山

東萊州府推官張力卽墨縣知縣劉璧星陝西崇信
縣知縣范春駿武英殿中書舍人李允樟生員辛廣
慈聚族起義謀誅僞令而難外援會

國朝定鼎力等五人於五月望日誓衆各率蒼頭十餘
人持梃鋌擊賊時僞令已偵知陰殺牛馬犒吏役環
兵衛守力等叱曰大兵且至尚欲從賊反耶且若皆
吾里人去則已不去當借一戰諸人爲絀稍稍引去
五人等人署內賊匿避閣上破門入力引佩刀擊賊
授首叛蠹程抱六等懼禍及密與本縣僞部總張夢

熊軟血謀反遂執五官囚之越月僞制將軍劉宗敏
據懷慶囚解諸賊營宗敏者號惡劉殺人如戲五
宦同口不屈慷慨罵賊遂遇害嗚呼皇天降割戕我
國良不意而死於豎子豈不悲哉然其忠亮大節則
與王屋月峯爭峻矣

三孝廉傳

戴元進士本邑人

余攷古里選制其舉孝廉也蓋以行也後則文焉文不與于行而行亦徃徃得之吾邑諸先達行義文章乘不勝書以余耳目所稔者得三人焉庶幾乎古人之風矣

張五友號欽虞萬曆戊午科舉人會魁尚友之胞弟也澹寧自矢精數學閤戶著書曰日益錄修城量計磚數不差累黍隱逸自好行年八十而誦讀不輟

梁仁傑號斗南崇禎丁卯科舉人天性醇謹不苟取予

然于邑安危利弊又輒抗言無隱恤孤振貧自禮服外未嘗衣帛仕漢陽節推明肅衙蠹慈多平反甲申挂冠教授生徒不仕著有學庸日抄行世

盛期號存鴈以軍籍中崇禎癸酉科開州舉人廉潔節儉自食其力嘗以素餐戒諸子高卧不仕戊子東寇焚劫獨望先生宅引去按君蘓京為同門友延至署餽數百金弗受當世高其節所著纍纍多帙云

戴元論曰自有邑來內卿貳外中丞藩臬皆彪炳一時壬戌後或謂扼風氣官雖不顯而騰聲者衆焉如三公者可為真孝廉而司李則又移孝作忠矣

劉中丞公小傳

國朝 邵煥元 進士 蒲城人

劉懷恕字心田東明人萬曆丁丑進士初任長洲令修吳門堤吳人賴之入拜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未幾病請再出按淮陽三月而返三墨吏按晉條畫邊事尤多遠猷值兩京災傷公奏請賑濟存活饑民無筭督理九門工成例當內轉公辭不居久之始陞大理丞執兩尊人喪哀毀骨立家居二十載不赴補已用薦廷推為鄖陽撫治都御史未幾卒崔太宰景榮銘其墓曰法以廉介以嚴風采嶽嶽深以潛蓋確論也

壽光令袁公傳

國朝 郅獻珂 進士 長垣人

袁葵字向一河汭其別號也東明人世有隱德公生而
 厚重寡言頴悟不群稍長苦心緝學為文雄駿古博自
 成一家言應童子試三冠其軍遂食餼時值恩選督學
 左公首錄公以大受期之丁卯舉于鄉辛未成進士出
 方公逢年之門文名籍甚時張庶常溥馬庶常世奇皆
 傾心下之選授山西夏令廉不受一錢而剔梳不遺餘
 力教行而民化之流賊薄郊關設奇制伏斬其首謀賊
 宵遁土啤不尋丈賊馬數萬卒不得逞夏人以公為命

而洪洞劉御史令警者素才公洪洞之員陰白當道調
繁洪洞夏人號泣走二千里上書畧云百年父老相傳
從古無此好官譬如人慈母卵翼嗷濡其子巨靈者奪
爲他人母巨靈蓋指劉御史也書上不報夏人匿輿馬
於學舍與洞役格鬪擁署不得行抵洞而洞遭凶歲公
請蠲租一年勸富民平糶別立社倉贍飢民不足者輒
書印券貸之有力者無不樂輸早夜詣煮粥所見棄兒
于道命收養濟院哺之每出民輒放棄兒于道待收養
者以百數民不知有凶歲其收養兒長成者至今以袁

爲氏如新息人之稱賈父焉未幾奉張太孺人諱以歸
劉御史聞之輒憮然曰羊舌氏失怙矣服除以太公春
秋高不欲離膝下太公強之始除補爲山東壽光令壽
濱海疲而悍王祿鞭笞不敷公緩催科不朘民媚豪貴
擊一大猾坐殺人者抵死其貴人力持之不少撓以所
治夏與治洞者治壽循聲甲二東日間輦下言官凌給
事思薦請加戶科銜督山東省餉公寓書所知曰齊民
瘠矣一夫不忍督矧剡六郡以市官耶議遂寢已念太
公不已遂謝告以歸歸則杜門却掃色事太公如嬰兒

設義學義田以贍寒士之無膏火者常是時歲大祲公有餘粟盡出以賑其乏死無葬者具棺木瘞之士寇竊發公首倡甓城議百姓難於慮始而公力持之告成功東邑三被兵變而邑不受屠有識者方服公早見也公日夜練鄉勇措糧餉以爲固圉計寇至佐邑令寢食城上爲監紀同知顏胤紹畫方畧賊不敢逼東明賴以獨完未幾遭太公之喪哀毀骨立踰年胞弟疾篤徒行往與訣歸謂孺人曰父母生吾三人兄則已矣寡嫂無嗣吾夫婦以所生兒嗣之卒又弗嗣祇吾一弟在弟死吾

何樂獨生悲涕不已遂中病坐是竟不起易篋連呼聖人召我舉手作拱揖而逝年僅四十有三公生有至性事父母無疾言遽色對屋漏如鬼神好讀書自成童至貴無曠日三爲令尹歿之日至不能褻葬事其在任誓城隍曰神不愛楮錢愚民修祈禳乎何用官不愛銀錢小民求勢要其何爲告文廟曰宗宋而去其黨參漢而用其醇大惡當除兩觀之誅具在武備惟豫萊兵之却可師又鐫趙清獻焚香告天彭澤解組及笑罵由人等圖于署題詩以自警歸則營亭曰吾愛銘曰我在萬惟

三情真七可一仁者爲能愛信斯惟有吾聯云存心凜
敬恕應物佩韋弦嗚呼是可知公之自盟者素矣天假
以年卽濂溪河洛之業豈可量哉著有瀆園文集若干
卷公歿後二十年三邑士庶請祀名宦復祀鄉賢論曰
余常仕山西山東以事過三邑父老爲余言袁公未常
不潛潛泣下也太原遇一老將舊出公部下言公夏縣
破賊狀輒感激起舞往見馬太史世奇言公記奏宰相
劄云流寇以牧豎揭竿徜徉天下陷名城啖官民至上
之鉞能加殿陛而遠不及鎮將某小吏家食惟遵諭勸
有司修城隍防不虞匹夫保鄉里止此矣天下憂方巨
則師相任也條六事俱有畫嗟乎國家誠得公輩數人
用諸秘要以治天下天下不旣治耶

陳公守城傳

國朝李臺邑人

陳公諱延祚字慶餘爲河南按察司副使其猷公嗣子性豪邁年弱冠爲諸生以任俠聞於天下交游遍海內一時知名之士沛縣閻爾梅邾縣仝廷舉廣平李仲熊江南何培人陳洪範等皆爲意氣友往來主其家時明季亂每談天下事輒以不得蕩平爲憤出二千金助餉以紓其不平之志崇禎甲申二月詔求異等邊材不拘資格超授節鉞直撫徐標知其材保舉貢士以聞命未下而京師陷公遂避亂隱於鄉旣而闖逆僭大號設僞

官僞命王秉純貪求無藝立炮刑以拷不應已者邑宦張力劉璧星范春駿李允樟辛廣慈等合謀倡衆直造其堂殺之遺孽僞總鍊部總程抱六張慶熊等懼其逼已且利吾宦之所有也合黨執五官轉送懷慶逆營五官俱於途中罵賊死縣無王者兩月群惡橫人不堪其毒群推公署縣事恐其不應厥任也請前憲司南洙源徵之公曰時勢至此義不容不出矣當是時程張等十人各擁重兵以自固此有張賊嘯聚破開州南下南有叛兵窺渡黃河東馬興文之寇非時侵擾西李如琮

之叛爲賊聲援公乃陽與程張等結懽以備他寇爲名募精兵數十百人調四鄉健勇以爲戰兵旬餘日度賊之不已疑也張晏誘至伏壯士盡殲之脅從者靡然而散猶有李如琮爲賊左臂慮其不靖獻秘計於總鎮王某俾若行縣者然公以兵往會誑之出城而馘焉又恐潰卒煽擾擇四鄉青衿中有德望者或布衣忠誠者委以總練授之方畧俾各自爲守故比戶皆兵而盜賊屏迹矣廓清之力卽垣邑亦且賴之洎順治戊子山東李化鯨逆亂陷曹州曹縣定陶等處率衆數十萬直抵東

明縣尹曹良輔集衆計羣以公對曹暨衆諸公而請曰
劇寇厭境余雖忝主邑事才疏不克禦患敢以城守累
公公曰城之不守余亦有不利焉固無容辭但共事非
一人邑中半余親故倘志有不協毋乃敗而公事乎曹
顧衆曰法令不肅兵家大忌也况值危急諸君方以身
家委陳公孰非自爲者而乃或違耶衆諾之曹曰賞罰
號令惟公之命余行其成而已敢有梗玩者按軍法論
遂分曹良輔督東門孝廉董三晉督西門孝廉崔拱乾
督北門延祚督南門諸生分督諸陴各率民兵家人赴

汎固守乃布畫其畧傳合饋餉運器械護柵欄進退行
止關閉出入無不井井有條悉中機宜俄而賊衆大至
環城數里百道急攻鉛飛矢流如蝗蔽天公晝夜策應
者旬有五日援師至圍始解當賊初攻東明時以爲城
小兵寡至則立破耳旣而守禦多方賊稍沮且法令嚴
明信賞必罰雖親故不稍假故守陴之衆林立縱或有
傷寂然無聲賊故莫窺其虛實而城得以全先是賊之
未犯東明也公逆知有變招壯士五十餘人養於家率
皆強捍死戰之夫未幾有城守事九挫賊鋒搶賊炮皆

奮勇倡先多得其力計前後士卒糧糗犒賞銀牌綉緞
羊酒等費約數千金皆措辦於已不動帑不擾民其輕
財尚義又如此他如捐重貲以修聖廟聯社友以課文
學卹董喪以敦交誼煮粥輸粟掩骼施地種種懿行家
有實行紀錄茲特詳其未備者云

贊曰公兩次守城所攝者尺寸之柄耳乃能全孤城
於危急存亡之秋非其才智大有過人者乎倘俾以
專閫之任扶危定傾樹勳雲臺皆事之可預信者惜
乎未竟其用也辛推子以管葛擬之有以也夫

李將軍平閩傳

國朝李欽邑人

李將軍者諱璉字楚白驍勇好義弱冠喜騎射初授梁
山營把總累遷江南提標中營守備康熙戊午當鄭芝
龍遺孽之寇閩也圍泉州福建楊提督知其材請署援
勦福建右營遊擊從征復惠安縣奮勇倡先斬首七百
三十級賊與官兵持于洛陽橋將軍廉訪土人得捷徑
可抵逆營背白諸督帥帥嘉其謀令獨往時中秋後九
日夜將半月靜風寒秋聲錚錚然率姪朝臣及部下士
得百人啣枚疾馳暗渡陳山壩遶西南三十里抄賊寨

後多持鼓角突以炬燒其壘大兵接應夾攻之賊自蹂躪斬六百餘級船破溺者無算遂解泉州圍紀功加二等尋進兵江東橋賊沿江布列斷橋雄踞將軍曰賊新破膽當乘其未成列擊之率姪朝臣身先士卒直衝橫突斬首四百級賊潰揚航走復以炮追之船多沉遂奪江東橋由是傳之者每以打洛陽江東二橋爲公首功云己未隨姚楊二督帥于下坑山攻賊提戈大呼所遇輒披歷直追至果塘玉州等寨斬首千有百餘級生擒將卒百二十三人又隨平南將軍賴攻賊于東尾果塘

山多所俘獲至明年庚申以火攻奪獅子山會七路兵合攻陳洲馬洲十九寨俱下之斬首四千級報大捷紀功加十九等遂乘勝復海澄率朝臣斬首一千一百級擒僞總兵楊吉等一十一員紀功加三等賊大惧思畔歸督帥謀招撫之而難其人也公奉令駕八漿船出海澄港口冒險接撫僞總兵吳桂羅士鈐併賊弁七百餘員兵一萬三千餘名紀功加七等卽奉令以吳羅爲前導進攻廈門諸逆島悉克之閩遂平先是將軍戰于果塘也賊以炮傷其股割袍裹之猶力戰不少輟故謀皆

有成共斬首四千級累功至三十一等

授左都督一拜他喇布勒哈番迨叅軍於楚之兩桂也文武和衷調濟利弊士民爲作輿人誦丙寅復序績

引見 賜御饌菓 特授嚴州府副將併姪朝臣

授左都督江南提標右營遊擊將軍卒於嚴州署

授榮祿大夫 封三世如其官子耿臣少亡以子貴

誥贈昭勇將軍孫錄任湖廣澧州營叅將曾孫時擴江西萬安營都司蓋皆襲公之功云論曰古之箴武臣者曰不惜命旨哉言之質而約也將軍少未習鞞畧諸書

而身歷二十餘戰悉中機宜無少退挫者抑何與兵貴神速相符乎迹其潛渡陳山冒險海澄皆人所觀望罔敢前者獨毅然任之而克有成功無他不惜命故也爲人臣者以片念之遲迴而失機坐敗非皆將軍之罪人也哉

烈女邱氏碑文

國朝李雄光

節婦之殉夫也猶忠臣之殉君也蓋執巾而侍與委質而事者無以異也分不可逃義不容越而殺身以成其節宜矣若桃夭未賦襦結方遲生無其牢死何同穴其有矢冰雪於瑤池輕鴻毛於碎玉者則其節愈竒而心愈苦也見之吾弟奮光未婚妻烈女邱氏焉奮光吾堂叔父北崖子也叔父艱於嗣與叔母繡佛齋禱近四旬而奮光生聘同邑邱國器女年及婚而病不起氏聞計癡箸曰其母以此身業許李卽為李有假以生死異從

東明縣志 卷之八十一
三
違貞女弗爲也遂雉經焉事聞撫學兩院守巡二道及
本道府各上臺俱給棹楔旌表撫臺尤爲注念批行築
塋合葬所司陳牲代祭蓋以氏之所處分難律以守節
義無嫌於再醮而乃夫顏未識不忍脫珥獨生郎鏡雖
圓甘拚摩笄一死視古人截耳明心髡髮矢誓者其志
操又何如也况氏本田家子未嘗讀烈女古傳記豈有
所感慕而爲之哉蓋稟乾坤正氣毓爲蕙骨貞心故能
成仁取義足以扶綱常而維風化抗賢聖而奪鬚眉過
氏壟者可以式矣

巢令段公惺元傳

國朝盧毓粹進士本邑人

天下人有足傳則傳之不必處尊履盛終其身都榮顯
而乃稱焉卽一試吏苟其操行不苟人到于今頌其廉
雖以是敗猶足榮不可使其沒而不彰也如巢令惺元
段公者諱爾發邑人以明經薦

國初授巢令巢故江北沃邑薄取之卽可致饒公得符
不待輿役迎懼重費民單騎往革黜火耗緩贖停焦湖
船稅暨上糧踢斗淋尖諸弊却某氏金捐俸百兩修學
人有溺於河者施廿餘棺歛之禁酗酒戢盜一再暮境

內肅然會不得志於上官尋被議未幾湖寇揭竿窘辱
視篆者以公廉故不害公而忌者復以是中傷兵加於
頸殆將不免巢民訟公寃卒以得曰遂邀

恩赦歸田里自操耕作不知其以宦歸也計曩昔產未
嘗增毫末又數年卒論曰廉吏可爲則公不至罹禍當
致身通顯何俾讒人中之陷公於理然考其被讒後八
口幾憂殮不謀而巢人贍之又白其寃斂貲而仇之歸
則廉吏又未嘗不可爲也脫使公志在肥家在巢不難
橐纍纍矣當巢破豈不舉爲盜資哉且以是而得禍未

可知也卽以貲輦之抵里舍而子若孫不克承一轉顧
則烟霏雲散又豈能傳金幣土地於無窮耶故知清白
史之貽子孫其燕翼遠矣

宮允袁公傳

國朝徐秉義崑山人

公諱佑字杜少號霽軒直隸東明人也少警敏善屬文兼工詩歌下筆數千言立就為博士弟子試輕冠軍歲壬子以選拔貢八成均丙辰授內閣辦事中書舍人已未天子下明詔選博學宏儒詹事沈文恪公以其名上御試一等特授翰林院編脩纂脩明史公慨然曰居是官當勤是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非曠官乎於是搜討勝朝諸遺書點竄不停手參互考訂事事精核所作本紀列傳若干篇有廬陵筆意見者無不委服

東明縣志 卷之八 三十一
蓋自巳未至癸亥在史局五載寅八午出日以爲常公
事毋純孝與兄歐少友愛未嘗有私財歐少死遂請終
養士大夫爭留公公去不少顧曰毋老矣事君之日尚
長也先是太夫人抱疾將革公叩顙呼籲願減已算以
益親壽太夫人忽甦漸平復無恙其孝感如此至是歸
子舍曰承歡膝下舍西有小圃時奉板輿周覽其間如
是者七年太夫人年九十有二乃終公毀瘠骨立祥練
虞禫哀號無虛日三年不飲酒不如腥及服除遂不能
復噉肉矣壬申補原官纂脩一統志其勤職如在史局

房山廣文尙公傳

國朝董啟祚知府白
旗人

公諱 正字靖遠號筠亭生而穎異成童時笑言不苟
矩步必端耿介質直蓋其天性然也弱冠補郡庠博士
弟子員科歲俱前茅遂食餼學益力偕乃弟心遠公相
師友下帷二十餘年治麟經每於左胡諸傳外更有會
心居恒慕韓文正公之爲人力期取法焉不獨文章是
工也癸巳登鄉薦曰額副房師李公惜之博一第無難
者無何而太公憊矣膺家督門庭肅理年四十筮仕友
人董某曰全仗陽明用事恐非逢時之利也公曰所學

惟誠恐失本來面目耳他非所計也初授河間獻縣諭
 課士惟勤立為學條規教人以實行為先而文藝副之
 有古蘓胡風康熙年間水圍調取辦事者數四上憲曰
 此廣文中幹員也方議擢公丁外艱服闋再諭房山條
 訓月課一如教獻例尤加意貧儒飲食教誨務期成其
 材而後已時余方居房山別墅一見公之方正謹恪而
 私竊服為古君子人也及久與處乃悉其學有淵源蓋
 與濂洛關閩有契焉寧同為其名者哉寧晉生許式玉
 貧如洗公器之資以膏火循循然誘之如在門也許中

時尋八直

南書房

召試豐澤園詩賦皆稱

旨

賜御書一幅未幾晉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

院編脩丙子

命充浙江鄉試正主考所得皆寒畯

知名士浙人翕然服焉撤闈即俶裝歸於當事無所干

請橐中惟圖書數篋及所著紀行詩一卷而已丁丑復

命以東明積潦河水泛溢恐為丙舍憂遂請假歸

居二年卒於家年六十有六生平纂述有詩禮疑義老

子別註左史後議離騷荀楊文仲子補註莊子註論杜

詩註駁數十卷所著詩文有五鹿詩選二卷聲聞偶記

一卷圃說五卷史餘集五卷予省集五卷補史集四卷
袁氏族譜一卷

論曰以余觀袁公忠孝士也居史館焚膏繼晷校讐不
倦掄才矢公慎為 國家樹人可謂忠矣體素豐厚

自太夫人歿遂羸瘠卒以損年古稱孝子五十而慕公
以杖鄉之年孺慕不衰豈不難哉公父主事歷宰三邑
所至有惠政主事公以政事顯公以文學著名父子蔚
為國華嗚呼其來有自矣

已酉乙榜踵門感謝公曰吾分內事也何謝為南和副
車吳淇瞻江南胡復高一時知名士咸仰止就正之此
皆余之所目覩者則其布教澤於門下可見矣復以鯁
直被謫董友之卜何其符耶識者咸為扼腕公弗深辨
亦無愠色其量之宏而養之粹又如此宜其繼續之賢
達而有以食其報也公三子名俱著次子式廓任湖南
東安令

贊曰德期合於古不必其善嫵事期慊於心不必其知
音筠亭筠亭久而裕其美何妨歸而抱其馨

武邑司訓張君傳

國朝知縣儲元升進士宜興人

張君諱復振字雲客號漆崖孝友性成善行卓著世爲東邑望族大父諱紹普爲名諸生父維藩昆弟三人以耕讀世其家君束髮受書伯父維翰口訓之悉能記憶年弱冠補邑博士弟子員科歲試輒列前茅餼於庠邑養二人潔滌瀝侍湯藥數年如一日太孺人嘗邁疾虔誠步禱祈以身代時著靈應人傳以爲孝感云君念自幼從學伯父思義彌深伯父捐館喪葬備禮極情盡慎事之一如其父又爲其遺孫人文援例入成均季父維

東明縣志 卷之八
屏乏嗣例以君弟承祧君先世多貧乏惟君父力耕崇
儉乃有薄田數十畝君割其半予弟姪二人龍人重亦
俱爲援例八成均焉君教授生徒垂四十年不計修脯
善爲開諭指示經義批郤蕪窾罔不煥然冰釋以故門
下英才彬彬如也治麟經貫穿諸傳疏嘗多創獲年六
十以明經官信都捐整魁樓克勤厥職居無何引年賦
歸來於黨中立文社設饌集生徒評騭雌黃論文勵行
歷耄期而弗倦乙亥歲余甫蒞茲土聞士子率出漆崖
門後以公事會晤鶴髮朱顏古心古貌私竊慕之會大

雄纂郡志予採邑事七之因念邑乘殘缺且八十年纂
爲纂輯成書詢有雍正七年未刊舊稿并以近年來未
及登誌者依類增八甫告竣因乏費未付剞劂君聞之
曰邑乘無完編非細故也慨然任其事罄歷年節蓄得
百有五十金聿勦盛舉予喜節烈懿行輝映典冊庶得
藉以傳之無窮而君之尚義急公典型不且並垂不朽
乎論曰史稱陶公屢積屢散固千古才智人也顧其文
章不少概見何哉漆崖青氈寒素績學能文蜚聲黌序
卽未大用而樹基立業教育英才其猷爲有足述者至

東明縣志 卷之八下 三六
若大任獨肩積而能散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堪爲邑人式矣

馮貞節傳

明 潘 尙 訓導

本縣長壩里民王鎮妻馮氏邑里馮良卿之女也年十五適王氏居八年姑亡夫亡夫之兄及子姪數輩一歲中相繼淪沒止存六十翁及馮氏而已其嫂改適人人亦有勸氏嫁者輒痛哭以死誓曰吾輩留一身便莫謂敗壞名節且置此老翁于何地而忍見數世之門祚一旦遽斬絕于其翁以衰老不娶氏委曲諫翁繼娶幼室陳氏委曲調護冀獲一男以存宗嗣三年間幼姑生二子老翁又歿遂勸其姑同爲守計屢遭饑饉困苦萬狀氏以

一身處之裕如也且持家甚善而家道日就豐盈族
有利其資者將不利于二子氏飲食行步不離二子
側視其姑有加二子亦漸見成立長顯次惠皆爲之
娶妻數年間兒女成行氏乃喜曰吾初心遂矣顯惠
及其七子皆事之如母備極愛敬卒年九十從容就
榻而瞑顯惠爲之終制三年諸孫拜掃至今不懈人
以爲節孝之報云

景節婦傳

明 盧學禮 進士 邑人

孺人姓盧氏陽信縣教諭景公瑩之子婦廩生際可
妻孝廉星耀生員星燦星煒毋余先君封中憲大夫
女余學禮之姊也孺人受生時余毋蔡恭人夢霜鸞
照室筭而樸素修絮閑內則受純孝遺經玉彩蘭光
薄於奉而厚於德年十七適景門凡飪爨必親調而
絲縷惟手製舅姑安則喜溢于眉稍未鬢則憂形於
色練荆無飾蕭然績麻伴讀煮茗侍硯未常少言勤
瘁雖媪婢之微亦身體其勞焉翁姑嘉之曰是淑媛

也吾得婦矣庚午歲際可以院試第二當桂吐槐綻之時而虬膠忽至孺人未滿三旬痛毀絕食飲懸梁者數次余母解曰死節易守節難從泉下則親老子幼孰爲養撫耶孺人勉允之斯時也以綠髮而驚秋門衰祚薄萬愁頻攻事垂白和顏若溢提弱息雨泣千行受天所獨畀之艱歷人所不堪之苦迨二齒繼逝而葬祭盡禮邑號女丈夫且裹雪囊螢渠課諸子儒業余於鏡掛空齋夜彷彿照見顏色而際可儀從甚都自稱國玉山人遺余詩曰杏林花謝早萱堂葉

落遲詩書勤教子尚可繼鉢衣及戊子伯男果步廣寒而仲也叔也亦聯蜚泮水鉢衣之繼良非誣已况衆孫振振頭角頗異則和德昌後又豈欺我者哉至今花甲將周而冰心印月青春與白首如一於是邑大夫士庶申請於署縣劉公祖扁其門曰高節完名真成始成終受正氣於天而能爭光於日者矣夫穆宣閭政孝奉懿親百里霜清三選塵遠可以焜煌竹策因爲之傳併歌以輓之

載詩歌類

劉太孺人傳

明楊紹震進士
邑人

劉太孺人者塔壩里郭氏汝英妻孝廉慎獨母也生而貞秀有古烈女風紉江蘿薜芷未嘗高足閭域間
 髫年占鳳寄玉鏡于璞翁 缺唱晨辛雞鳴夜警
 不自知其勤且瘁也不幸汝英於萬曆三年病故太孺人卽哀毀不食欲從泉下但念吾家方釜竈生塵而二親三子白鬢黃髮夫亡吾又亡將親若子更誰與相爲命者勉爲夫不死不令其有賫沒憂以肅霜之家計奉垂老之椿萱衆稚兩泣一涕悴顏而菽水

豐於蕉荔詩禮裕於荻九蓋舍札札機杼外無可爲
蘋繁蠶粥之用者越三十載而孝廉始捧賢書中凡
四遇凶歲里之人嚼草茹木救死不暇而太孺人上
事下教俱有成勞若太孺人者良亦苦矣舅氏歸窀
含穢如禮痛姑亡時禮未備擬欲改葬未果然未嘗
須臾忘也年踰周甲而衆玉森立諸孫槐茂戶牖間
多仰鵷鷺致錫匾旌節者屢焉此孰非貞淑純孝保
孤完名天使之食報若此也紹震與孝廉久同筆硯
敬仰高節爲之傳復爲詩以歌之

載詩
歌類

孫節婦傳

明 辛廣恩 進士
邑人

忠節之關於世也大矣爲臣死忠爲妻死節皆炳炳
烺烺維天經持人紀不可以妄有軒輊者也死忠者
附青雲之士以聲施千秋死節者忽爲家人之恒事
以爲計無復之耳而聽其湮沒無聞將綱常之際爲
市名之地乎是亦司風教者之過也節婦陳氏爲邑
觀察公陳其猷之女幼服閨訓動中禮法年十五適
陳留國子生孫如龍井曰自勤紡績佐讀有具食舉
案風事翁姑以孝謹聞連舉數女俱不冝子廣置妾

賸遂得三男並已男而四矣翁叅藩遼海如龍侍養
寶邸節婦董統家政夙夜劬瘁得無內顧憂翁殉勤
襄大事告成禮焉如龍省觀察公于甥館以暴疾殞
節婦如不欲生也者而勺飲不入口者數日哭泣不
絕聲者數日當是時家無長主門有跣掄孫氏之危
一髮引千鈞耳姑董泣論之曰婦死甚善婦不聞嬰
難杵臼易乎地下有知此呱呱者豈異人任婦死卽
地下之目不瞑矣節婦始強起食飲理家教子一如
平日居無何四子俱先後補博士弟子有聲庠序間

崇禎甲申寇犯杜勝集執節婦子拷金幣備極苦毒
有言子不勝拷死矣節婦頓足大痛曰天乎未亡人
忍死十六年爲此子耳子已死吾生何爲遂起赴井
事良已家人由之井中顏色如生嗚乎是天地間之
完人也哉世不乏讀書學古之士一旦利害當前錯
愕而不振者比比也甚或慕太上之達節而委蛇明
哲于綱常之際不啻芻狗矣聞節婦之風其亦可以
典起也哉節婦雖陳留乎而世居杜勝杜勝爲邑南
鄙在幅員中是吾邑河山之靈也可以傳矣

景節婦傳

國朝戴

元進士
邑人

節婦劉氏蘭陽令景公星耀冢嗣之奇妻也年二十
六歲不幸失所天氏痛毀絕粒誓以身殉家人慰止
之皆弗聽其姑諭以理曰吾豈不欲爾死節哉但弱
孤甫三齡撫養將誰依不聞死易立孤難乎爾盍爲
其難者氏遽然曰姑命我矣始勉強存留稱未亡人
經家育孤事公姑以孝聞隨任蘭陽署孤燈夜雨中
宵不寐而工紉鍼操紡績拮据杼軸間者與家居無
異及公姑相繼逝葬祭成禮婦可爲子氏其庶幾乎

孤成立當析產撫背囑之曰往見他人競家業傷天性爾切勿多較自有應得者在若能守後且增大之否則見在懼不保何用是屑屑爲居嘗以讀書教子深以奢靡繞袴爲戒後子辰暨若孫蜚聲芹序蔚爲國器謂非慈訓之所及歟氏布衣蔬食矢志茹蘗四十餘年如一日與古共姜諸人又何多讓焉巡按李公表其門曰柏節流光云

張氏未婚守節傳

國朝 袁 佑 遷貢 邑人

張氏者邑貢士樂城學博李廷實冢婦也實冢子曰鯨聘張氏女未娶而天氏赴吊輒哀毀不欲生父若母將偕歸氏悲不勝曰身業字李死卽李鬼耳止不往謀自盡者再公姑泣論之曰吾二人攫禍于天鯨死墜厥宗又以鯨故誤他人女鬼其餒矣氏益哀泣誓衰絰稱未亡人代鯨事公姑終其身無怨色廷實後舉子名有根入庠李氏系得不斬廷實謂人曰微氏以節孝慰公姑老人且以舐犢喪其明然則續吾

命而存李氏宗者張之子也夫直指聞其事于上得
旌閭焉氏曰未亡人非名也既字則不敢更矧有二
人在誰爲長夕也者公姑幸有子未亡人殆將俟命
焉哀佑論曰婦而節也以其婦焉故節也婦既婦矣
情不可解而義則無所逃忍死而之於節婦也夫矣
氏故未婦也烏乎情律以義名不嫌於再奠卒以節
沒世昔傳所未有也余方七八歲爲兒見氏髮蓬蓬
然白猶笄也嗚呼可爲士也師矣

房節婦傳

國馬震進士陳留人

節婦姓甄氏邑民擇中女歲貢生鉅鹿訓房之駁孫婦
戊辰進士山東文宗之騏姪孫婦也年十八歸儒童房
埃埃質弱多病結禱後五閱月而病篤不起語氏曰我
不能生汝不可死雙親弱弟惟汝是賴異日務報命重
泉也氏泣而受命未幾埃果歿氏哀痛氣幾絕水漿不
入口者四日夜翁姑諭之曰汝夫嗣斬汝身如何一激
烈而令吾子若孫俱歿乎氏飲泣不能語戚眷復競相
勸解氏乃曰暫時過慟不自知也遂爲未亡人董喪事

東明縣志 卷之八 三十四
巨細畢備不以毫絲貽翁姑憂是時氏年方十九又五月婉夢蛇氏號泣曰天乎何絕吾夫乃爾乎而吾終不忍絕吾夫奉雙親倍殫心力不以婦道自諉直任子職不幸女復殤氏痛情雖切恐滋翁姑戚仍勉爲婉容以趨事左右又五六年翁姑繼逝氏年二十有五弟堅僅十歲未喻世務氏營畫葬具悉合禮制一時間巷有女中丈夫之稱方姑之逝也氏哀切一哭傾跌不語自夜半至日午乃蕪村隣婦女咸環聚而墮淚焉康熙辛丑黃河決東邑當其衝公西集地尤下居民率結筏逃氏

曰狐死正邱未亡人將奚往虔禱神明須臾水退丈許村俱浸漫惟氏廬舍獨存人胥呼曰天全廬言孺人真純格天天矜恤而默佑之也後房堅宜婚氏篝火紡織爲之成室及有嬰兒議承伯桃氏撫育若已出曩之泣承報命重泉者良不虛也茹霜齧雪備歷艱辛故年甫逾五旬而鬢髮齒牙直同耄耋聞其事者僉曰夫不能生而死無異生婦不可死而生無愧死房孺人可風矣闔邑紳士父老上其狀於乾隆十三年 勅建坊示獎焉震籍隸中州居河北壤接東邑弱冠時與孺人從

姪庠生七銓盟為世昆弟因知之詳且確云

贊曰養親不衰育孤承業既冰雪以成質亦松筠而著節堪推巾幗之賢允稱香閨之則彤管揚其懿休芳徽足為法式視夫塗面受污斷指表潔彼雖秉氣為豪此則存心獨絕

曹烈女傳

國朝 范元福 邑人

曹氏三姐邑南柳元村農家女也姿容韶秀性嚴重雖不出貴族恂恂寡言笑戶以外足跡罕至焉隣有惡少窺其父母力於田往挑之不從強之仍不可惡少懼事洩會氏理機杼即持其治機器搗殺之氏身無完膚面色如生一時聚觀者莫不悚惕泣下邑侯睢陽王公夙稱明斷往驗之以時值麥秋民率家居閱保甲廉得某姓名亡責諸司捕者迫之限捕難之抵暮偕里正詣縣為請假計至洪橋橋在南關外里許夜方半兩人憇於橋上因

私祝曰某本下隸不勝捕任願烈女靈魂密懼此凶人祝甫畢忽聞一人自東南來舉止倉皇疾呼曰澶州坡安在捕給之曰從橋上來是矣比至執火照之卽惡少也察其形若病狂者然詰之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遂就縛論如法氏得建坊八祠一時傳爲竒異云

論曰曹女之死烈矣夫人而知之也獨至其死後爲厲不幾幻乎然乾坤有正氣歷萬古而不滅氏當強暴之侮猝遭竒慘其精靈當不遽散所謂正氣非耶理有足信事卽可據曹女之烈固其常耳奚幻焉

童烈婦傳

國朝吳鵬程 邑人

志士殉名烈婦維節世固有之而要亦不數數也蔡家庄童氏者曹縣童六女東明張黑妻也兄弟四人分爨其夫行二蚤亡故遺二子俱幼童氏乞食度日一夕留子於家沿堤投乞陡遇兇酒趙三路截行姦氏怒奮與鬪咬趙中指幾斷而終不從行人王姓衝焉得脫氏回家垂泣不止家人屢勸卒自縊夫以孀居撫幼之人而遭異辱竒羞禍之烈也亦橫矣哉然人當蒙難之時或被害或自盡慷慨猶易而值事過之後或被勸或自解

從容實難乃氏也卓乎盟心止有就死一路確然矢志
 更無存活岐途是蓋從其難者也語云死或重於太山
 或輕於鴻毛童氏死死不朽矣前有曹氏皜皜潔白後
 有童氏皎皎不污一女一婦後先輝映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

孝婦徐氏紀實小引

知縣孫聯捷 陝西富平縣人

徐氏農家婦也居常孝事孀姑和諧妯娌循謹貞靜無
 由知為竒女子戊寅夏其姑病且篤思肉食值禱雨禁
 宰弗得氏乃密封臂肉啖之病尋愈至秋杪家人始微
 覺誘祛衣迫視之刀痕宛然相持而慟閭里因以知其
 事噫異哉氏固農家婦也豈果明理達義者蓋至性烈
 孝天生成竒女子也雖例不許旌然足以勵俗彰厥美
 以示勸司土者之責也嗟乎士大夫飽諳經史大節所
 關錯愕而避鬚眉雖具乎聞徐氏之風應槐出巾幗下

矣

陳留索昏上里社銘

漢 蔡邕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
 為后土及其沒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
 禮建為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賑土膏
 恒動於斯祈農又班之於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
 自有國至於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
 鄉春秋時有子華為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
 帝克定天下為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子為
 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魯孫放字子卿為尚書外

東明縣志 卷之八
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詔封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毘天子而維四方克錯其功往烈有常於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處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終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於我兆民明德唯馨其慶聿彰自羸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旣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庸神人叶祚且距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刻銘金石永思不忘

謝修卞忠貞墓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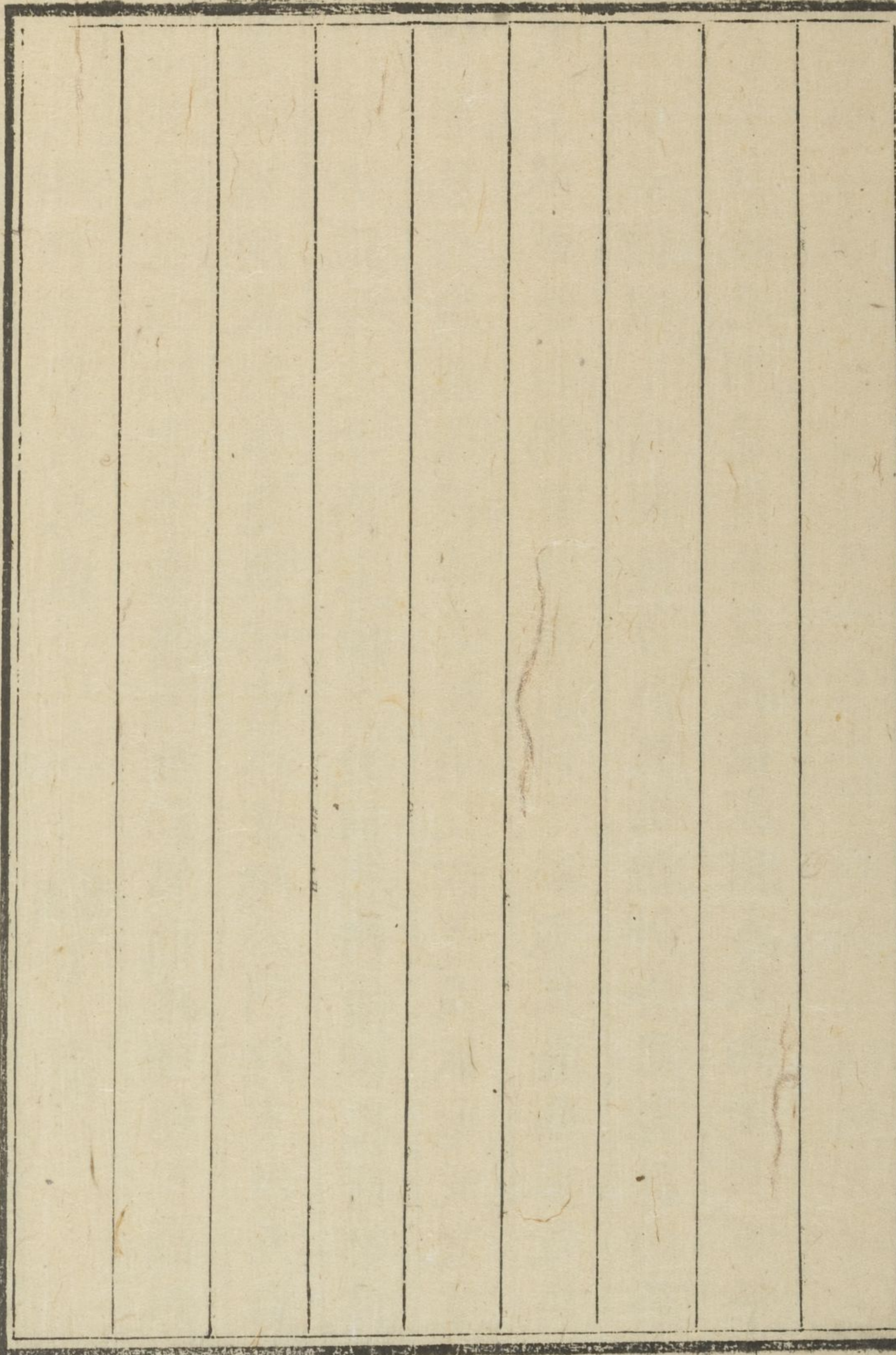
南齊卞彬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宜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典忠貞公壺墳塋門緒不冒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傷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滅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蕪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

祈雨祭河伯文

明區大倫進士廣東高明人

伏念今年三月以至五月雨澤愆期烜暘轉亢虐炎毒
 蒸灼我黍稷大倫憫焉憂傷如焚如割數月以來食嘆
 寢嗟粵神靡應卽天罔聞貴躬內咎靡所告訴竊念思
 之神爲百川之長四瀆之宗上通天漢下啓圖書靈分
 九流德潤千里矧茲東明在百里之內亮亦神之所庇
 也用是洗心齊沐越境告神懇祈靈源溥零甘雨俾黍
 稷以登元元有養在禮祭不越望大倫一邑之長敢唇
 河神第念我民無辜懼此慘毒朝夕悲痛生不如死今



日之事請以身禱天若賜之雨是百姓無罪俾大倫能
復有此邑以撫字此民也其在今日如其不雨是令長
有罪大倫願以身塞無狀請從此死無使移罪於百姓
也亦在今日議不踵旋計不反顧惟神鑒之惟神錫之
祭畢焚投於河再拜祝曰作官不公天降我區某大罪
得雨謝河伯文
區大倫

未之月致禱於河伯之神遽荷昭昭視聽憫愚矜昧祭
畢而雲氣族返途而鳴雨集比及縣署則甘澍旋傾滂
沱不絕自申及子四境霑足土膏載潤稿苗載蘇神之
報我既顯且亟矣伏冀今後虐炎頓消甘雨時降令五
風十雨不愆厥候俾甌窶汗邪各滿篝車則黎庶有生
之樂大倫無死之憂潔牲芳醕是荐是陳敬以謝神惟
神鑒焉謹告

連登橋落成祭河神文
即玉國楊日升進士江西帶橋朝

於昭明神中流砥柱手挽天河百川貫聚澤利萬物咸
賴恩澍徒杠輿梁維神憑據茲古東昏漆水北注有橋
玉帶城濠接監先民有作奔趨罔懼庚寅河決荆隆浸
巨間殫為河城圯橋什隍池同流路堤沮洳二十餘年
行人却步今承

簡命茲土是馭下車伊始過此百慮痛我人民跋涉艱
怖典思修舉亦越三序匪繫緩圖工繁費鉅幸歲有秋
感神子助地寧人和物力粗裕經之營之爰就厥緒謹

蠲吉辰用之成路利我攸徃通彼行輅率眾告虔明禋
達犧牲醴維陳歌音就部仰祈照格尙勿我吐願永安
瀾等慈航渡居人徃來病涉永杜北門鎖鑰

皇圖鞏固億萬斯年恩我子婦

